

09

文史资料选辑



1981

第二辑

第368号

上海人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

一九八一年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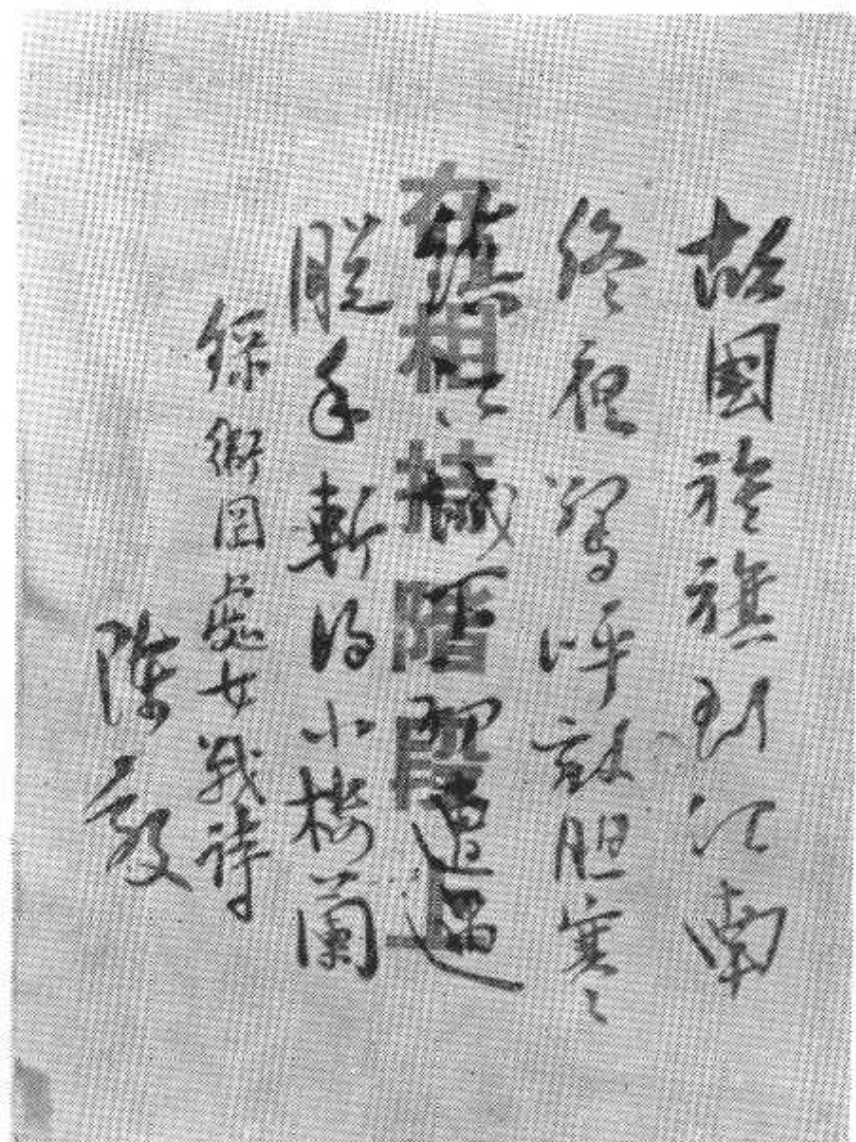
(总第三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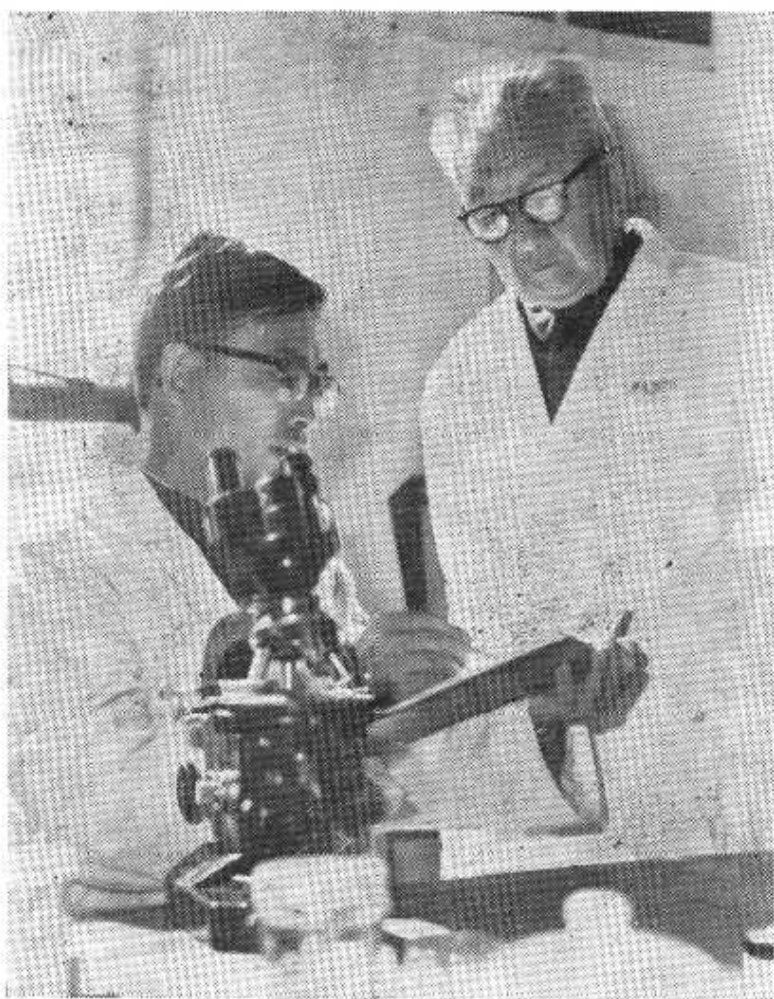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一年七月



◀ 陈毅同志手迹
 (录卫冈处女战诗)。

一九四九年九月，张澜先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首席代表，出席全国政协首次会议时签到。





张作人教授正
在指导助手作科学
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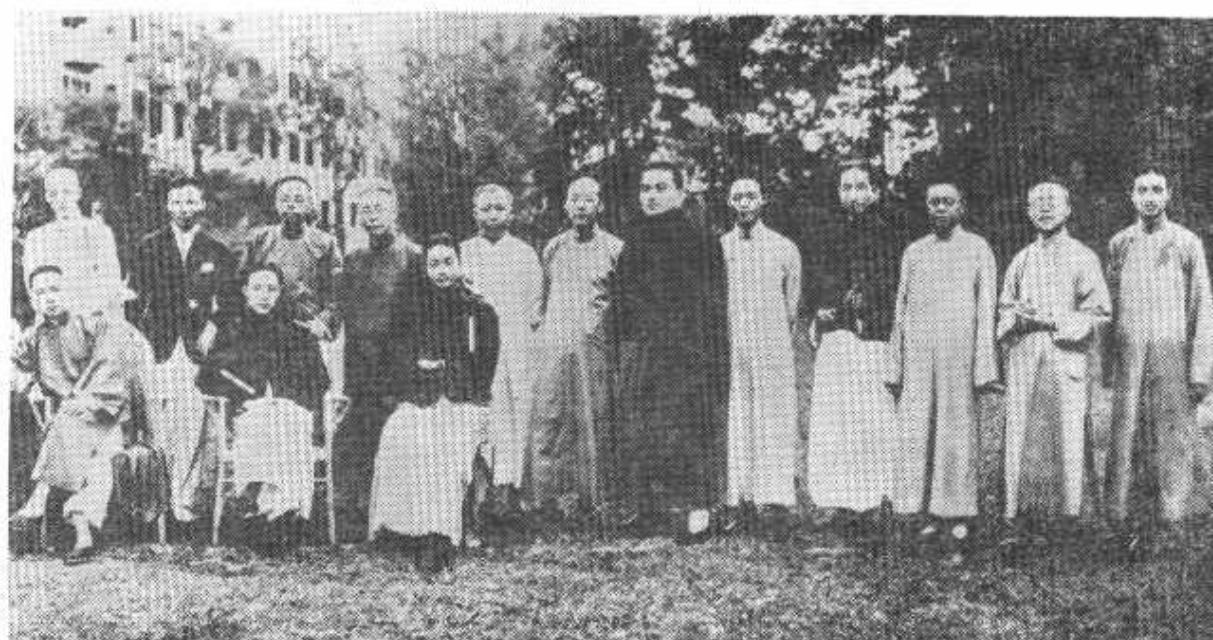
雪艳舫
第四人
王又宸
第三人
梅兰芳
第二人
荀慧生
第一人
(前排)
徐碧云
第十三人
贯大元
第十一人
张春彦
第九人
马富禄
第八人
冯耿光
第四人
张嘉璈
第三人
(后排)
自左至右



▲

第十三人 兰月春 第十二人 李万春 第十一人 金仲仁 第十人 芙蓉草 第九人 王少楼 第八人 高庆奎 第七人 郭仲衡 第六人 张静江 第五人 张啸林 第四人 虞洽卿 第三人 王晓籁 第二人 黄金荣 第一人 杜月笙 自左至右	(前排)	第七人 马连良 第六人 言菊朋 第五人 谭小培 第四人 李吉瑞 第三人 龚云甫 第二人 杨小楼 第一人 雪艳琴
---	-------------	--

(后排)



▲

第十一人 钱新之 第九人 姜妙香 第八人 姚玉芙 第一人 刘宗扬 自左至右	(前排)	程艳秋 第三人 尚小云 第二人 谭富英 第一人
--	-------------	---

(后排)

责任编辑 王有为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1981 年第二辑(总第三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38,000

1981 年10月第1版 1981 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850

书号 11074·496 定价(六) 0.66 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西北之行	靖任秋(1)
缅怀吴先清同志	陈修良(15)
回忆黄励烈士	杨放之、黄静汶(20)
皖南事变前后的苏南	李 广(33)
延陵烽火	范征夫(54)
一九二六年上海党团点滴	王安卿(62)
三十年代的一次合法斗争	吴凯声(73)
李白同志被捕前后	郭佛宜(78)
酱业职工闹革命	王乾德、钱福林、张洪威(81)
解放前夕张澜在上海	张茂延(97)
张澜、罗隆基住院及脱险	郑定竹(108)
十九路军与福建人民政府	朱伯康(112)
国民党陆军大学点滴	杨正民(124)
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简史	冯少云(130)
张作人独特的科学研究	许鲁文、毛秀宝(141)
我所知道的南翔惠民中学	陆象贤(153)

棋坛回忆	谢侠逊(168)
五十年前京剧界的一次群英会	魏绍昌(179)
中国化学工业社简史	李祖范(183)

西北之行

靖 任 秋

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混战期间，陕西境内驻有冯玉祥的队伍，当时杨虎城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蒋介石进攻陕西，没有打进潼关，倒是杨虎城部队从豫西一带循商洛大道侧翼迂回，进占了西安。蒋介石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发表杨虎城为西安行营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蒋想暂时利用杨插入西北进而统一西北，杨也有他自己的一套打算。杨虎城所部称为十七路军，当时陈子坚担任十七路军政治部主任（陈原名陈兴霖，八一起义时任叶挺所部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杨兼任陕西省主席，陈子坚任省政府秘书长，颇得杨的信任。陈当时虽然与党断了组织关系，但政治态度还好，在杨虎城部队和政府中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在那里也都得到信任和使用。

一、首次赴陕、甘

一九三一年初，我从上海到西安，经陈子坚的介绍（当时他已兼任杨虎城行营的办公厅主任），到潼关行营参谋处任中校参谋和情报科长。

在军阀割据时代，谁有点武装力量，谁就割据一块地方，称王称霸，自成局面。当时的四川是典型，陕西、甘肃、青海等省也一

样。杨虎城进西安后,陕西逐步走向统一。相比之下,在甘肃军阀割据的情况,显得十分突出。当时的甘肃分成几股力量:陇东(以平凉为中心)有陈珪璋师,陇南(以天水为中心)有马廷贤师,陇西(以狄道为中心)有鲁大昌师,甘凉肃一带有青海马步青师。另外还有些小头目,如固原有李贵清旅,静宁有石英秀旅,六盘山以北的靖远有王子元旅,宁夏有马鸿逵师。反正局面混乱不堪,而交通状况也很糟,可通汽车的公路很少,仅西安到兰州的公路勉强可通车。杨虎城想收拾甘肃,前后派了几批人去,一方面是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是与实力派接触。雷中田是个实力派,他是冯玉祥的旧部,统率三四千人,枪支、弹药较多,自称“甘肃省保安总司令”,占据甘肃省城兰州。当时我也被派到甘肃去了解情况,同去的有少校参谋武志平,还有位少校参谋卢志英,共产党员。当时大家只是有所了解,没有接触党的组织关系。他们去,也有些活动,记得卢曾给我介绍过宁夏的一个关系,在宁夏有人有枪,可以配合活动,后来因为活动的地区距离较远,未能取得联系。这位卢志英同志后来牺牲在南京雨花台。那时西北局面虽然混乱,党还是做了不少打入工作,特别是对杨虎城部队和陕西省政府中都有我们活动。

去甘肃来回一趟,路上要得一两个月。第一次进去是夏季,回来过六盘山适逢中秋节,已经落雪。古时称西北为“胡地”,说“胡天八月即飞雪”。从时令讲,确属如此。

在六盘山,我们在一家老百姓家住宿,只有一间草房,里面一个土炕,炕上连铺的东西也没有,梁上吊挂个锅,举目四瞩,屋子里就只有这么一点东西。我们去了,就在主人的吊桶上做一点吃的。山可种树,地可长草,但此地童山濯濯,一片荒凉。

我在甘肃了解情况并建立些关系之后又回到西安,杨虎城即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决定派孙蔚如统率三十八军两个师进军甘肃。蒋介石给孙蔚如以甘肃宣慰使的名义，这个名义有统管全省军政之权，实际上是先利用他伸进甘肃，然后再作第二步打算。孙知此去必然与地方上割据势力发生冲突，因此在出发之前，先拟好作战计划。估计平凉的陈珪璋部不能抵抗，静宁只有石英秀一个旅，石本人是陕西人，在陕北时与杨虎城有旧谊，可以利用老关系顺利解决，打仗的对手只有雷中田。不出所料，三十八军顺利通过平凉和静宁，在定西和雷中田部队打了一仗，雷中田在定西失守后也就放弃兰州，沿着黄河向宁夏方向跑了。孙蔚如进兰州后，表面上统一了甘肃的军政大权，实质上军、政权仍是统一不了的。

大革命失败后，党员和党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社会活动发生困难。一九二八年党号召党员各自深入社会利用各种关系，开展工作。当时蒋介石的势力虽已扩展到黄河流域，但他的嫡系部队尚未进入潼关，就国内来说，他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还很多，因此我们也需要向西北发展。蒋介石对付杂牌部队的策略，是暂时利用，各个击破，最终消灭。杂牌部队吃了许多亏之后，也懂得这一点，于是你利用我，我也利用你，大小军阀为扩充实力而勾心斗角。我们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打入部队，进行兵运工作。

孙蔚如一进兰州，即以宣慰使名义对全省各色各样的部队封官许愿，先把混乱局面稳定下来。封官主要是给他们正式编制，也搞一点“点验”的形式。孙给我点验委员会主任的名义，曾派我到靖远点验王子元部队，这支队伍只有两千人，而王竟自称为旅长。靖远位于兰州东北方向，从兰州去要走三、四天，我第一天出发刚走几十里，王子元就派出骑兵来远迎。距靖远还有十多里，旅

长亲自郊迎十里，备有下马酒，这是当时迎接上司的仪式。到了驻地，每天隆重招待，说是点验，实际上他们临时找人充数，部队看起来有人有枪，但是究竟有多少人是“点验”不出来的。点验结束，给了他一个旅长名义。接着，又到陇西去点验鲁大昌部队，这次有点收获。我在渭源遇到一位青年团长，名何戒僧，他思想比较进步，在日常接触中他谈到小军阀的愚昧、腐败和自己追求社会进步的愿望。我就从他个人和部队的前途谈起，提出渭源地处甘肃的交通要道，而你力量不大，很难发展，不如把部队设法移防到接近四川边境，不易引人注意，又可从四川购买军火，渐图发展。这次谈得很融洽，建立了友谊，约定今后彼此多联系。我回到兰州，鲁大昌部编为一个师。

一九三二年夏天，孙蔚如要回西安去向杨虎城汇报，他要我同行。这时，彭文同志已从上海来西安，在第一师范教书。国民党特务已派到杨虎城部，当然，孙蔚如部也早已渗进了特务。

二、结识孙殿英

我回西安不久，有一天，孙蔚如派秘书张退庵到我家来，他拿了一份密电给我看。现在还记得的句子是：“在鄂豫皖剿共中，查获有关靖任秋材料，据查靖某在你部队中”。电报命令孙蔚如：“立即逮捕，限十日内就地处决，呈复。”接着，张转告我，孙催我快走，后来孙复电蒋介石，说接到电报时，靖某已离开部队了。

危险纵然摆脱，但离开西安后往何处去呢？到杨虎城部队是陈子坚介绍的，这次又是他为我解决难题，他把我介绍给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的驻陕代表李之朴。我离开西安就到山西晋城孙殿英处。

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孙殿英在中原大战失败之后，与冯玉祥、阎锡山一齐退到山西，山西地势险要，蒋介石也不敢继续用兵。当时孙殿英和冯玉祥在山西都是“客居”性质，孙虽局处晋城，但仍有向外发展的野心。山西以南、以东，已经成了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只有西北尚属混乱局面。孙殿英见到孙蔚如以一军之众就能收拾甘肃，而他的实力不只是一军人，因此就滋长向西北发展的野心。我们见面后，他知道我到过西北，对陕、甘的地形和各方关系都很熟悉，晋城首次见面他就挽留我：“不要走了。”

估计到我从西安怎么出来的原因，李之朴不会不向他报告，这是对孙殿英瞒不了的。我就坦率直陈，蒋介石密电要抓我，故不得不从西北出来，如留尊处实有不便之处。孙殿英当即表态说：“不要管他，别说他发电报，就是把电台搬来，也不管他。”这说明孙本人的性格，也说明当时军阀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这些矛盾，我们就无法在他们之间进行工作。

一九三二年旧历年底，正是我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边区进军通南巴的时候，蒋介石一面派部队追击，一面电令杨虎城调部队从汉中进攻通南巴。这时，何戒僧团长已经把他的部队从渭源移驻陇南靠近四川边境地区。他的部队实力已扩充有五个营，分在碧口驻两营，文县驻两营，其余一营驻武都。我四方面军一进通南巴就接近了他的队伍。何戒僧为此连电催我速去武都，机不可失，我便向孙殿英提出去甘肃的问题。

这正是热河告急、长城抗战的前夕，孙殿英应北平行营主任张学良电召，赴平参加军事会议，我向他提去甘肃问题时，他要我同去北平，先看看情况，再定行止。北平会议决定孙部参加热河抗战，孙殿英抽出一个军到热河赤峰作战，把其余部队仍留在晋城。

我继续提去甘肃的问题并表示不久仍将回到部队，这样他就答应了。

三、再次到甘肃

去甘肃之前做了两件准备工作：首先写信给西安的两位同志，一为刘炳琳（现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当时在陕西建设厅厅长赵守钰处工作），一为武伯昌（十年内乱中被迫害致死），他们丢下西安的职业就来北平和我聚会。我到北平地下党组织，向组织汇报了我过去在西北活动的情况，以及这次准备去陇南同何戒僧部队建立关系，沟通和红四方面军联系的想法，要求转报上海的中央军委，他们表示同意报告中央军委。我们三人当时都是两手空空，幸而搞了一张军队的护照，搭火车到西安。在西安得到宋绮云同志（当时任西北文化日报社长，解放前夕他和杨虎城将军同时殉难于重庆中美合作所）和吴波同志（当时在陕西公路局工作，现任财政部顾问）资助旅费，即匆匆出发经宝鸡去陇南。

我们过西安时，中央军委曾派王大舜同志（即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同志）到西安来接头，因为我们不能久等，王到西安见到宋绮云同志时，始知我们已离开西安，他还专为此事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审干时，汉中地委在中央档案中发现此文件。

上面提到过蒋介石调杨虎城部队从汉中南下，进攻通南巴的红四方面军，这支部队就是孙蔚如部，孙本人这时正驻在宝鸡。到宝鸡时我同他见面，他一面热情接待，一面对我大发牢骚，不满意蒋介石把他调离甘肃。他向我表示，决不愿意打共产党，并且希望和共产党建立关系，他还提到有什么人能去同四方面军联系，他的潜台词是希望我能去。我就向他谈到上次点验部队时认识的何戒

僧团长为人不错，这次他约我去武都，不去不好，就举荐了上次和我同进甘肃的参谋武志平同志。后来，孙蔚如派武志平同志去通南巴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系。

这次见孙蔚如，对革命有利的事是举荐了武志平同志打通通南巴的关系，但也可能由此暴露了我将去武都的意图。这时，孙蔚如周围已有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如孙的参谋长朱亚英，还有一个在孙左右的亲近叫王宗山，与中统有关系，如果让他们侦察到我们的意图，势必对我的活动不利。没敢在孙处多停，便去了武都。

我们三个人先从宝鸡到天水，再从天水南下奔武都，这一路交通险阻，我们备尝艰苦才到达目的地。到达武都的前几天，获悉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派丁德龙的一旅人进驻碧口，这是四川和甘肃交界的重要口子，而何戒僧本人和他的两营人正驻扎于此。我即请武伯昌赶到碧口，劝告何戒僧迅速带他的两营人撤离碧口摆脱丁旅同驻一地。如遇意外，部队可向武都或文县突围。

不久，武伯昌回来告我，何戒僧对丁旅麻痹大意，行动犹豫不决。接着，鲁大昌派了一位副师长，带领十个营的兵力从狄道方向直奔武都，很明显，这是要配合丁德龙旅解决何戒僧部队的不祥之兆。当时，我们住武都城内营部，而部队驻在西门外，鲁大昌部队到武都得先进西门。他们的大部队到达之前，先派几个参谋进城找这营长取联系，要他听从指挥。这时，我们已经不能离开营部，好在城外三连部队和何戒僧关系密切，三个连长见形势不对，即拉起部队向文县方向突围。武都西门外有一道水叫白龙江，南北都是山地，三个连利用有利地形突围成功，突周后鲁大昌部队也就跟踪追击下去，没有进城，城内反而平静无事，但我们和部队已经失去联系，陇南山区又有追击部队，武都形势也不好久留，我们不得

不趁机向营长告辞，他和鲁部派来的参谋都表示支持，但路费成了问题。幸而在武都时我们认识了当地税局一位万局长，他慨助旅费使我们得以脱离险境，赶回陕西。

事后了解，何戒僧在碧口被丁德龙骗去赴宴时扣留，立即枪杀，两营部队同时被包围缴械，另派部队分赴武都和文县，配合鲁大昌部解决其余部。何戒僧这位青年军人因同情革命而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解放后，汉中党委在整理地方党史时曾记载其事，悼念何戒僧，我们不能忘记当时那些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

我们离开甘肃后，又在宝鸡附近遇见孙蔚如，孙已经知道何戒僧部队出了问题，但不知其内幕，认为我们从那里出来是由于国民党“排外”。他自己也被蒋介石排出甘肃，而且还要逼他打共产党，对此深表愤慨。他对我恳切表示，和共产党是朋友，我们不能彼此火并。他这次又留我，重提沟通与共产党的关系，我说赴甘肃前讲明仍回孙殿英部，必须履行诺言，而况孙部在热河赤峰孤军抗战，现虽被迫撤退至察哈尔一带，我更应回去看看。孙还问孙殿英部队的实力和今后动向。我分析孙殿英去热河时仅带去一军人，其余部队仍留驻山西晋城，在赤峰作战时又扩充了一个骑兵团，他虽号称拥有十万之众，实际上五万人是有的。从热河退至察哈尔一带，他再回山西都不是长久之计，还是想到西北去发展。孙蔚如表示，如果孙殿英有志于西北，我可以守住潼关，不让蒋介石军队进入西北。这次孙蔚如送我一副亲笔对联，上联是海内存知己，下联是天涯若比邻，是希望交一个朋友的。还托我带信给孙殿英，劝他进取西北，共图发展。解放后，孙蔚如曾任陕西省副省长。

我和刘炳琳、武伯昌同去甘肃，又同回陕西，他们仍回建设厅赵守钰处工作，赵对他们一如往昔，照常留用。吴波同志也在赵

处工作，当时不少的人是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而国民党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

四、长城抗战以后

从陕西回到孙殿英部队，长城抗战已成尾声。主要是蒋介石并不存心抵抗日本侵略，单凭第一线部队不可能长期支撑抗战，这时，孙殿英部队已撤退到平绥路沙城附近。我从北平到沙城同他见面，他仍然欢迎我留在那里。孙自赤峰一战后，升任华北第九军团司令，冯玉祥、吉鸿昌将军等已在张家口，联络各方，酝酿抗日反蒋。不久，冯派高树勋为代表到沙城会见孙殿英，告诉他冯倡议组织抗日同盟军，邀孙参加。孙特为此事找我商量，对冯的抗日主张他表示同情，要我随高树勋同去张家口见冯先生。我和高坐铁路局准备的专车出发，经下花园车站时，知道从山西北上抗日的方振武部队刚到达此地，遂下车会见方。方振武同我们相见时，极为兴奋。他说：“你们来得正好，今天不要走了，明天咱们一起去。刚才接到张家口通电，今天晚上张家口将有重要通电发出，咱们看看通电内容再同去张家口。”我们听了心里明白，准是张家口将建立抗日同盟军指挥部的通电。

方振武参加过北伐战争，下台之前曾任安徽省主席，一度被蒋介石扣留在南京。他参加阎、冯中原大战失败后，部队也跟阎冯一同退到山西，在阎锡山的山西境内“客居”，方一度离开部队，长城抗战之后，方振武指挥其旧部张人杰把部队从山西拉出来，阎曾派部队截击。方即指挥所部沿太行山麓北上，到达下花园。当时他的政治态度很明朗，坚决抗日反蒋。

第二天，方振武、高树勋和我同搭专车到达张家口，当天冯正